

当文学作为一种信仰

□贺绍俊

刚识字的孩子深深吸引，这充分证明了文学的魅力，同时也揭示出当年文学阅读环境之贫瘠。安娜自从打开了文学之门，就沉浸在文学的海洋里，她几乎读遍了当时有影响力的文学书籍，“阅读，使她觉得活着很幸福”。不仅如此，蒋韵以更多的笔墨书写了文学对一个人的影响，文学在悄悄给读者带来变化，她详细描写了安娜在阅读外国小说《牛虻》后发生的变化。牛虻是一名革命者，经受了无数磨难，最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牛虻的故事，让她震撼，让她颤栗”，她迷恋和崇拜上了牛虻，甚至都要学牛虻那样结巴说话。蒋韵特别强调，安娜从牛虻身上感知到了信仰的魅力，而这种信仰与宗教无关，也与政治无关，是一种关乎美与善的信仰。蒋韵写道：“小小的安娜，十几岁的小少女，却正是从牛虻这里，学会了一往情深、永恒的崇拜：对那些美好的事物。”

虽然我说这篇小说“关乎爱情、关乎承诺、关乎救赎”，但信仰才是小说最重要的主题。蒋韵在一次图书分享会上谈到她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时说，她是为那一代人的文学信仰而写的。她说：“他们都是文学的信徒。”文学能不能成为一种信仰？蒋韵是这样回答的：“人类只要有自己的精神，有真实的痛苦，有真实的欢乐，有真实经历的一切，文学就会永存，作家负责记录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歌哭、记忆，以及他存在过的痕迹。”文学的精神担当是如此厚重，当然值得人们将其作为信仰。蒋韵写了几位将文学作为信仰的年轻人。小说让我们看到，当文学作为一种信仰时，人们将变得如此的高贵，灵魂将变得如此的美丽。

安娜便是一位真诚的文学信徒。文学几乎渗透在她的日常生活之中，她以自己的文学方式生活。当年她处在一个疯狂、荒诞的年代，但因为有了文学，她便能有效抵制现实中的疯狂和荒诞对人性的摧残，也使自己的精神保持着纯净的成色。彭春燕第一次去安娜家，就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小说的场景里”。虽然这是一个简陋的家庭，但屋里“没有一点真实的时代特征和气息。比如，没有一张领袖像，没有印成年代的样板戏剧照”。安娜独自的小蜗居里，竟被安娜用“零零碎碎的布头”等材料布置得“有了一种异域的风情，热烈、奇妙、神秘”。彭春燕便是在这浓郁的文学氛围里重新燃起了心中熄灭的爱火。文学也使安娜的思想变得更加纯粹。她和凌子美一起写血书去兵团当知青，这是当时绝大多数青年学生的选择，但即使如此，安娜也是怀着一种文学理想去兵团的，她希望自己能够俄罗斯文学中的十二月党人那样迎接西伯利亚的苦难，她想象自己的行为“浪漫而且有贵族气”。

晋地文学的另一种经验书写

□郭剑卿

放的环境和动乱的时代度过她们粗糙荒芜的青春期，绝对无暇也不被鼓励细腻地体验青春生命的骚动。这段生命的空白在蒋韵的笔下，令人吃惊地转化为少女们对死亡的觉察、迷恋、欣赏、品味。这种过分的“成熟”一方面折射出那个禁锢一切的时代，一方面也多少体现了蒋韵对乡意识的有意回避。然而无论如何，蒋韵触及了少女们生命意识觉醒时的内心纷乱，这种内心纷乱和朦胧罪恶感是她们的“少女时期”的终结式。终结是在残酷的破坏中完成的：美的偶像破碎了。

就这样，蒋韵把一些看似渺小却用郑重的叙述获得它们本有的严重意味。在近于幽闭的环境中，三个女孩子不得不在毫无导引的情况下摸索着去理解生命，生命却因幽暗的时代显出神秘莫测的黑洞。时代风暴激起幼小心灵对超越平凡的渴望与痴迷，却又以极受压抑的方式迸发出来，这迸发、爆炸以越轨的形式获得严惩的快乐，走向毁灭的极致，镌刻在素心、安娜、三美的生命中，锻造出一种纯粹的宁折不弯的人格力量。这是支撑蒋韵笔下女性的奇异力量，她们借此保持着对庸常现实的拒绝，隐秘坚守着内心的诗意优雅。她们多半在为一个个心造的“奇迹”活着，用不失败剧化的夸张手法塑造自己的世界，从而塑造自身，结局却如灯蛾扑火般悲壮。

小说的副题是“献给我的母亲”。蒋韵围绕三个不同家庭，涉及形形色色的母爱。不同于通常的“父与子”书写，《你好，安娜》聚焦于“母与女”。安娜的母亲为了保安全命于乱世，自己不择手段，蛮横偏执的本能之爱把一厢情愿的舐犊之情推向母女的对立；素心则在母亲波澜不惊、理智温馨的“懂你”之爱与教母无声传递的宗教之爱下成长；三美母亲不善柴米油盐，晚年幡然蜕变到满足子女的腹欲否矢之爱。这些爱孩子的母亲，同时也在用盲目的爱伤害孩子。那些被母亲爱着的孩子，同时做了惩罚反抗母亲的逆子。在蒋韵的笔下，母与女之间的不和是一种际对对立的隔阂。这一点只待她们在人生路上遍尝苦果，才会如梦方醒般掏心掏肺与母亲对话，叛逆之女的精神认母方才完成。蒋韵写母与女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经常会让人对这些悲情女性的人生感到“疼痛”。从女性文学批评角度来看，蒋韵给文坛提供了不同于现代山西文学传统的城市女性命运书写。

别一种文化土壤

当我们试图探究安娜们的命运成因，你不能忽略蒋韵花费笔墨用心梳理她们的精神履

族气”。怀着这样的文学理想，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会跳进刚解冻的河水里去救一只落水的小猪仔。同时也更不难理解，她为什么在素心那里没有拿到笔记本后会断然选择自杀。要知道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一个疯狂而荒诞的年代，那时候谈爱情和文学都是一种罪过。安娜的父亲是教俄苏文学的教授，却因为文学受到政治上的惩罚，母亲因此拼命阻挡孩子们与文艺沾边，安娜也懂得文学潜在的危机，她才会不知笔记本的下落时那样惊慌，她深深担心心爱之人的生命安危。当她觉得自己无颜面对爱人时，当她觉得文学理想破灭时，她只能选择死，她是将生命托付给爱情，更是将生命托付给了文学理想。

素心是这几位好朋友中最有文学才华的，她也像安娜一样，往往生活在一个文学的世界。比如，当她第一次见到她的教母彭姨时，想到的竟是彭姨像简爱，于是马上喜欢上了彭姨。彭春燕的出现，竟让她与安娜成为了情敌，这是她不愿将笔记本的真实状况告诉安娜的根本原因。但她没想到安娜会刚烈到以死来表白，她觉得自己对安娜之死负有罪责，从此便选择了此生此世“负罪而行”。素心的方式完全就是一种文学的方式，当她听到安娜自杀的消息时一定伴随着就想到了《罪与罚》这部她曾深深被感动过的文学经典。可以说，素心也是一个文学信徒。看上去，安娜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就死去了，其实她并没有死，素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安娜生命的延续。因此素心说：“我活一天，安娜就活一天。”后来她成为作家了，也要用“安娜”作为笔名。

蒋韵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学信仰的凄美故事，但她不是对文学怀着悲观、绝望的心情，而是对文学充满着希望和信心。她要告诉人们，在那个年代，尽管文学书籍被烧毁，尽管文学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和迫害，尽管在公开场合人们不敢谈论文学，但是文学是顽强的，也是富有召唤力的。蒋韵以抒情性的笔调写道：“那些毒草，那些似乎被红色的风暴铲除净尽的毒草，在被剥蚀过的空旷如荒漠的土地上，不知何时，像雨后的蘑菇一样，眨眼之间，破土而出。”“它们诱惑着如安娜一样的少男少女。”蒋韵写了几个少男少女在一个文学被贬斥的年代是如何获得文学信仰的，又是在文学信仰的指引下让自己的青春绽放的。后来他们在人生命运中遇到了各种坎坷，他们在渡过难关的过程中也少不了文学信仰的作用。今天，文学不再成为被诅咒的东西，文学也不再是珍稀之物，我们还会像安娜那样做一个真诚的文学信徒吗？“你好，安娜”，这是蒋韵对文学在这个时代的美好祝愿。

《你好，安娜》是蒋韵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19年8月。该小说以三个家庭多位女性为中心人物展开，书写女性在时代中的遭际。一位名叫彭承畴的青年突然出现，使得安娜、三美和素心三人间原本宁静、美好的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一丝嫌隙渐渐撕裂成一出悲剧，从此，三人间生死离别、天各一方，踏上了一条漫长的自我惩罚与自我救赎之旅。小说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讲述了几位女性从豆蔻年华到历尽沧桑的人生经历，走进人性的深处，将“罪与罚”的内心叩问贯穿全书。本报特刊发贺绍俊、韩春燕、郭剑卿的评论，以飨读者。



《你好，安娜》讲述的是三个女人因一个男人走向悲剧命运的故事。小说中，男人只是一个功能性存在，他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改变三个女孩的人生走向，撕开人性之暗，拷问人性之恶，当然也是为了呈现人类自我救赎的能力。而把一部关于罪与罚的长篇小说写得如此简约而丰饶、坚硬又柔软，在清癯的结构骨架上和并不复杂的情节里，缀满时代、历史、人性、民俗、哲学、宗教以及诗意的花朵，让它美且深刻，也许只有蒋韵能够做到。

小说开篇以一种回溯的方式，徐徐拉开故事的大幕：四十年前的仲夏，三个美好的女孩，一列缓慢前行的绿皮火车，天地间明亮而宁静，窗外山河沃野一片锦绣。此时，她们有青春、有梦想、有友谊，这是人生中最好的时刻。人是充满局限的生命，其中最大的局限是无法预知命运，无法知晓生活中出现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蒋韵以她的上帝之手，让我们看到命运是如何在她们最好的时刻悄然降临的。

首先来的是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那个被爱情毁掉的俄罗斯美女。她因为在车站偶遇沃伦斯基，从而改变平静的人生，最后走向了毁灭。素心讲给安娜和三美的俄罗斯安娜的故事，只不过是即将到来命运的预告。当年车厢里那个叫彭承畴的男子迎面而来，那支命运的毒箭正以丘比特神箭的方式射向了她们，楔入了她们的友谊，并让她们从此万劫不复。任何悲剧都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它的成因，有时代和历史的参与，有环境和他人的催化，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而真正的必然一定是来自于当事人的内在驱动。

这个悲剧的导火索是一个黑色的羊皮笔记本，那里边是彭承畴写的知青生活的自传体小说。“那不仅是他的秘密，他的隐私，那是他的身家性命”。彭承畴把它托付给了一见钟情的安娜，也就是把自己交给了安娜。这个笔记本仿佛命运的使者，让素心因为它失去了贞洁，安娜因为它失去了生命，三美因为它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只是因为这是一个犯忌的手抄本。这是悲剧的时代性因素。

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参与了悲剧的制造，比如安娜妈妈的偏执、抢劫者的凶残、素心的敏感和任性、安娜对虚幻之境的病态沉溺……还比如，因为她们年轻，没有阅历，还不懂人生。这是一出时代的悲剧，青春的形成，更是人性的悲剧。

任何命运的形成必有一个核心动因，没有这个核心动因，其他的因素都缺乏意义。命运选择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选择而不是那样选择？究其原因，浅层讲是性格，性格即命运，那性格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性格？我们生命的底部流淌着这一条不为人知的暗河，那里边深藏着一个更复杂、更真实的“我”。如果说性格即命运，不如说这个“我”就是命运。“我”是复杂的。“我”里有人性之毒，那些猜疑和嫉妒，那些贪心和嗔恨，那些愚痴和无明，它们总在一条条件下不失时机地发芽、开花并结果，去遮蔽“我”的另一部分的光明。

纠纷女神厄里斯的一只金苹果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女神们的局限也是人的局限，特洛伊战争是欲望和嫉妒结成的果。彭承畴携带着他的笔记本，像一只金苹果一样被命运之手投给了三个女孩，这个挑起事端的金苹果以一果杀三士的方式，毁了三个女孩的人生。

悲剧的发生是合乎逻辑的。小说中的三个女孩子性格迥异，性格是“我”的地表之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我”。最有才情的素心敏感、孤僻、骄傲和偏执，最美的安娜聪慧、谦和、善解人意、耽于虚幻，最善良热情的三美比之前面二人普通和凡俗，身上更多了些人间烟火气。三个女孩的友谊，作者也是按照逻辑设定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朋友的。首先小说中的三个女孩个性不同，她们相互吸引，没有性格上的冲突和对峙。素心性格偏暗、偏硬，说话做事较尖，那么安娜就偏暖、偏软，性格柔和，三美偏亮、偏热，性格宽厚。尤其是三美，她是三人友谊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存在。同时三人又有共性，素心爱好文学，安娜喜欢绘画，三美天生好嗓子，她们都是文艺女孩。

作者赋予人物性格，其实就是安排好了人物的命运，对人物来说这就是有迹可循的宿命。素心和安娜两个性格色彩太强，她们都无法拥有正常的凡俗人生。素心从小就敏感、自我、任性，是内心和嘴巴有“毒”的孩子，而安娜用她姥姥的话说“这孩子，过于单薄、太灵、太聪明了，人又好，那不是好事，这样的孩子，人留不住，她们都是下凡来历劫的仙女”。美丽的安娜注定是个薄命的女子，红颜薄命一定已经蕴含早凋的凄美。安娜即使不是因为黑色羊皮本的丢失而自杀，也不会幸福地久存于世，安娜对疾病和死亡的态度也预示了她最后的选择。安娜是浪漫的，她卑微的人生理想就是病成一幅画。她爱艺术、爱美，她要她的病和她的死都具有艺术感和美感——“她不怕死，她怕死得难看”。安娜是昙花，注定要在最美的刹那凋谢，而素心是罍粟，她为她的有毒寂寥一生。

如果说安娜的早凋是人生的悲剧，那也是遂了她的心愿，圆了她的“理想”。这三个人中真正的悲剧人物是素心。她为了安娜的死，为了她出自嫉妒和任性的谎言，付出了背负沉重十字架自我惩罚一生的代价。素心的自我救赎之路是漫长的，她的生活和创作都带着安娜之死带来的创伤，她用生活惩罚自己，用创作审判自己。安娜死后，素心让自己成为了安娜，她替安娜活着，而素心则成为一个不配享有幸福生活的罪人。

小说中作者安排了部小说、一个舞台剧作为文本中的副文本。一部是男知青彭承畴写在黑色羊皮本上的手抄本《天国的葡萄园》，这部小说写了一个叫晓薇的女知青因被玷污而自杀，而她则是彭承畴的恋人。美的陨落无疑是个悲剧，而这个关于悲剧的叙述又造成了另一个悲剧的产生，也即安娜的死、素心的罪。一部是素心的《玛娜》，这部小说完整讲述了素心对彭承畴的暗恋，以及为了这份爱，她牺牲自己少女的贞操保全了彭承畴的笔记本，当然也写了对情敌安娜的嫉妒，以及她的谎言导致的安娜之死。这是素心的剖白之作，也是忏悔之作。小说中还经由素心之口讲述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的功能是让托翁的爱情悲剧与正在讲述的悲剧同频共振。

那个舞台剧《完美的旅行》作为《你好，安娜》的戏中戏，既是素心的忏悔，也是作者对小说主题的再次强调。那对夫妻本来能够对教育好自己孩子的女性朋友忆珠非常感激，但当孩子对忆珠的依赖超过母亲时，那个母亲的嫉妒便被引爆了。她疯狂地用流言杀死曾经的好朋友，也让自己彻底失去儿子的中心。当然，她的自责与懊悔足以把她的余生囚禁在精神的地狱里。嫉妒能够让恶魔附体，被恶魔附体后的人就成了疯子。

人性的深处流淌着一条暗河，它藏在我们堂而皇之的外表下，随时可能冲破理智的堤坝，出来作恶。人间的一切悲剧都源自人性深处这些晦暗不明的事物，大到时代，小到个人。《你好，安娜》展示给我们人类制造悲剧的可能与自我救赎的努力。人性不仅有恶，还有善，人性的光明才让救赎成为可能。

人性的暗河与命运的悲歌

□韩春燕

《你好，安娜》讲述的是三个女人因一个男人走向悲剧命运的故事。小说中，男人只是一个功能性存在，他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改变三个女孩的人生走向，撕开人性之暗，拷问人性之恶，当然也是为了呈现人类自我救赎的能力。而把一部关于罪与罚的长篇小说写得如此简约而丰饶、坚硬又柔软，在清癯的结构骨架上和并不复杂的情节里，缀满时代、历史、人性、民俗、哲学、宗教以及诗意的花朵，让它美且深刻，也许只有蒋韵能够做到。

小说开篇以一种回溯的方式，徐徐拉开故事的大幕：四十年前的仲夏，三个美好的女孩，一列缓慢前行的绿皮火车，天地间明亮而宁静，窗外山河沃野一片锦绣。此时，她们有青春、有梦想、有友谊，这是人生中最好的时刻。人是充满局限的生命，其中最大的局限是无法预知命运，无法知晓生活中出现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蒋韵以她的上帝之手，让我们看到命运是如何在她们最好的时刻悄然降临的。

首先来的是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那个被爱情毁掉的俄罗斯美女。她因为在车站偶遇沃伦斯基，从而改变平静的人生，最后走向了毁灭。素心讲给安娜和三美的俄罗斯安娜的故事，只不过是即将到来命运的预告。当年车厢里那个叫彭承畴的男子迎面而来，那支命运的毒箭正以丘比特神箭的方式射向了她们，楔入了她们的友谊，并让她们从此万劫不复。任何悲剧都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它的成因，有时代和历史的参与，有环境和他人的催化，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而真正的必然一定是来自于当事人的内在驱动。

这个悲剧的导火索是一个黑色的羊皮笔记本，那里边是彭承畴写的知青生活的自传体小说。“那不仅是他的秘密，他的隐私，那是他的身家性命”。彭承畴把它托付给了一见钟情的安娜，也就是把自己交给了安娜。这个笔记本仿佛命运的使者，让素心因为它失去了贞洁，安娜因为它失去了生命，三美因为它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只是因为这是一个犯忌的手抄本。这是悲剧的时代性因素。

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参与了悲剧的制造，比如安娜妈妈的偏执、抢劫者的凶残、素心的敏感和任性、安娜对虚幻之境的病态沉溺……还比如，因为她们年轻，没有阅历，还不懂人生。这是一出时代的悲剧，青春的形成，更是人性的悲剧。

任何命运的形成必有一个核心动因，没有这个核心动因，其他的因素都缺乏意义。命运选择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选择而不是那样选择？究其原因，浅层讲是性格，性格即命运，那性格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性格？我们生命的底部流淌着这一条不为人知的暗河，那里边深藏着一个更复杂、更真实的“我”。如果说性格即命运，不如说这个“我”就是命运。“我”是复杂的。“我”里有人性之毒，那些猜疑和嫉妒，那些贪心和嗔恨，那些愚痴和无明，它们总在一条条件下不失时机地发芽、开花并结果，去遮蔽“我”的另一部分的光明。

纠纷女神厄里斯的一只金苹果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特洛伊战争。女神们的局限也是人的局限，特洛伊战争是欲望和嫉妒结成的果。彭承畴携带着他的笔记本，像一只金苹果一样被命运之手投给了三个女孩，这个挑起事端的金苹果以一果杀三士的方式，毁了三个女孩的人生。

悲剧的发生是合乎逻辑的。小说中的三个女孩子性格迥异，性格是“我”的在地之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我”。最有才情的素心敏感、孤僻、骄傲和偏执，最美的安娜聪慧、谦和、善解人意、耽于虚幻，最善良热情的三美比之前面二人普通和凡俗，身上更多了些人间烟火气。三个女孩的友谊，作者也是按照逻辑设定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朋友的。首先小说中的三个女孩个性不同，她们相互吸引，没有性格上的冲突和对峙。素心性格偏暗、偏硬，说话做事较尖，那么安娜就偏暖、偏软，性格柔和，三美偏亮、偏热，性格宽厚。尤其是三美，她是三人友谊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存在。同时三人又有共性，素心爱好文学，安娜喜欢绘画，三美天生好嗓子，她们都是文艺女孩。

作者赋予人物性格，其实就是安排好了人物的命运，对人物来说这就是有迹可循的宿命。素心和安娜两个性格色彩太强，她们都无法拥有正常的凡俗人生。素心从小就敏感、自我、任性，是内心和嘴巴有“毒”的孩子，而安娜用她姥姥的话说“这孩子，过于单薄、太灵、太聪明了，人又好，那不是好事，这样的孩子，人留不住，她们都是下凡来历劫的仙女”。美丽的安娜注定是个薄命的女子，红颜薄命一定已经蕴含早凋的凄美。安娜即使不是因为黑色羊皮本的丢失而自杀，也不会幸福地久存于世，安娜对疾病和死亡的态度也预示了她最后的选择。安娜是浪漫的，她卑微的人生理想就是病成一幅画。她爱艺术、爱美，她要她的病和她的死都具有艺术感和美感——“她不怕死，她怕死得难看”。安娜是昙花，注定要在最美的刹那凋谢，而素心是罍粟，她为她的有毒寂寥一生。

如果说安娜的早凋是人生的悲剧，那也是遂了她的心愿，圆了她的“理想”。这三个人中真正的悲剧人物是素心。她为了安娜的死，为了她出自嫉妒和任性的谎言，付出了背负沉重十字架自我惩罚一生的代价。素心的自我救赎之路是漫长的，她的生活和创作都带着安娜之死带来的创伤，她用生活惩罚自己，用创作审判自己。安娜死后，素心让自己成为了安娜，她替安娜活着，而素心则成为一个不配享有幸福生活的罪人。

小说中作者安排了部小说、一个舞台剧作为文本中的副文本。一部是男知青彭承畴写在黑色羊皮本上的手抄本《天国的葡萄园》，这部小说写了一个叫晓薇的女知青因被玷污而自杀，而她则是彭承畴的恋人。美的陨落无疑是个悲剧，而这个关于悲剧的叙述又造成了另一个悲剧的产生，也即安娜的死、素心的罪。一部是素心的《玛娜》，这部小说完整讲述了素心对彭承畴的暗恋，以及为了这份爱，她牺牲自己少女的贞操保全了彭承畴的笔记本，当然也写了对情敌安娜的嫉妒，以及她的谎言导致的安娜之死。这是素心的剖白之作，也是忏悔之作。小说中还经由素心之口讲述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的功能是让托翁的爱情悲剧与正在讲述的悲剧同频共振。

那个舞台剧《完美的旅行》作为《你好，安娜》的戏中戏，既是素心的忏悔，也是作者对小说主题的再次强调。那对夫妻本来能够对教育好自己孩子的女性朋友忆珠非常感激，但当孩子对忆珠的依赖超过母亲时，那个母亲的嫉妒便被引爆了。她疯狂地用流言杀死曾经的好朋友，也让自己彻底失去儿子的中心。当然，她的自责与懊悔足以把她的余生囚禁在精神的地狱里。嫉妒能够让恶魔附体，被恶魔附体后的人就成了疯子。

人性的深处流淌着一条暗河，它藏在我们堂而皇之的外表下，随时可能冲破理智的堤坝，出来作恶。人间的一切悲剧都源自人性深处这些晦暗不明的事物，大到时代，小到个人。《你好，安娜》展示给我们人类制造悲剧的可能与自我救赎的努力。人性不仅有恶，还有善，人性的光明才让救赎成为可能。